

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公仆

洪 群 蒋伯英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南昌

责任编辑 沈火生

封面插图 魏 林

公 仆

洪 群 蒋伯英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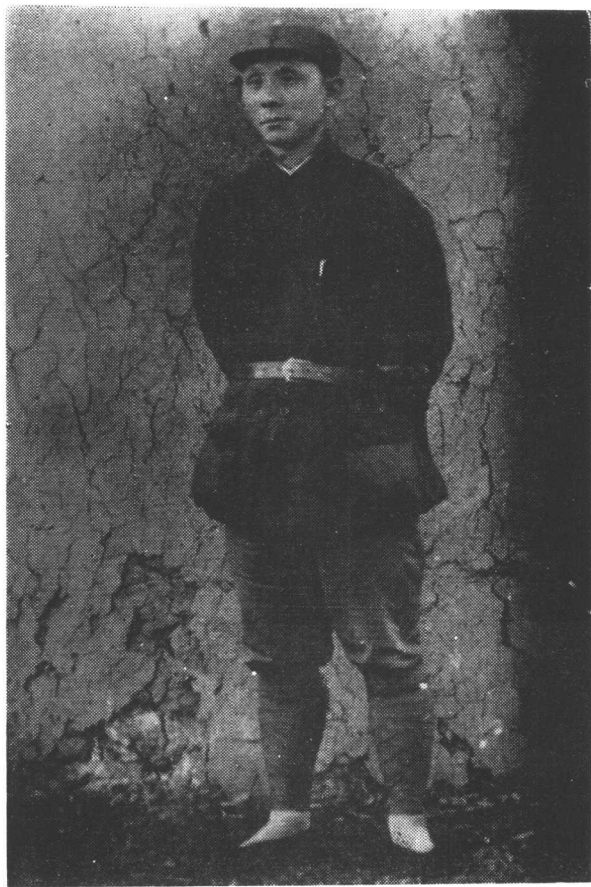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875 插页 4 字数 6.5 万

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363 定价: 0.60 元



邓子恢同志1937年在龙岩

编 者 的 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，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、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、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目 录

童年的悲欢.....	(1)
夜半打“鬼”	(12)
闹学潮.....	(17)
东渡留学.....	(24)
他乡遇知音.....	(31)
崇义暴动.....	(38)
脱险.....	(44)
火种.....	(48)
后田暴动.....	(55)
“飞毛腿”报信.....	(61)
难忘的岁月.....	(65)
莆田遇险.....	(79)
山城枪声.....	(86)
突围历险记.....	(92)
战斗在金丰大山.....	(98)
半塔保卫战.....	(107)
转战淮北反“扫荡”	(113)
后记.....	(117)

童年的悲欢

属“龙”的孩子

在层峦叠嶂的闽西山区，有一条龙津河。闽西重镇龙岩城就坐落在龙津河畔。距龙岩城不远的泉井村，便是邓子恢的故乡。不知是因为这条龙津河与河之滨的山城都是属“龙”的，还是因为泉井村有一口甘甜清冽的龙泉水井的缘故，泉井村素有舞龙的习俗，逢年过节，迎神赛会，都要舞龙。那情景可热闹哩！只要龙队一出动，锣鼓便有节有拍地敲起来。最先围来看热闹的自然

是孩子们。

邓子恢看舞龙简直着了迷。他总是最先知道龙队活动的消息，一旦得到确凿的“情报”，他便呼朋唤友，尾随龙队不放。到了村里的广场，龙队踏着不紧不慢的锣鼓点子绕场一周，圈定场子。孩子们便蹲在前面围观，有谁不遵守秩序，邓子恢就站起来喊道：“别吵，好好看！”

一条龙从龙头到龙尾，少说也有三十多米长，要十一、二个人才舞得动。舞龙的人是大家挑选出来的，都是正派的作田人，他们一个个身强力壮，魁梧慍悍。尤其是龙头，更是大家所敬重的好汉。泉井村的龙头，大

家都叫他龙头叔，渐渐地倒把他的名字给忘了。龙头叔的龙头能嘴里吐出火焰，眼睛射出电光；舞起龙来翻江倒海，腾云驾雾，活脱脱是一条蛟龙。那巨龙，都是因为有了龙头才活了起来。更妙的是龙头前面还有一个举“龙珠”的，那颗“龙珠”是一个用红绸布包起来的大红球，用一根木棍撑着，舞起来那红球就不住地转动。举龙珠的灵敏得象猴子一样，他老是举着龙珠去逗那条长龙，眼看着龙口要衔住它，它又跑掉了。长龙不肯罢休，紧追不放，于是演出一场场气势非凡的飞龙舞。最精彩的要算“双龙戏珠”。开头人们总还可以分清哪一条是龙头叔的，哪一条是别人的，可是到了后来，就再也分不清，似乎只见龙不见人，人变成“龙”了。

泉井村有了龙头叔这条活龙，因而出了名。谁也不敢小看泉井人。村里人对龙头叔就更敬爱三分了。可是，后来龙头叔突然不见了，有人说他到山里烧炭去了；有人说他到闽粤边界的深山老林中，找到了一个隐居在古刹里的太平军将领，拜他为师学武艺去了；更多的人说龙头叔是个血气方刚的好汉子，他决不会平白无故地远走他乡，准是参加了刘茶的农民义军，杀富济贫，聚义造反去了。

乡亲们都在议论龙头叔，大家都很想念他。邓子恢虽是个六、七岁的孩子，可他对龙头叔的印象却很深，

他比别的孩子更加想念龙头叔。

龙头叔这一走，村里一时找不到一个“龙头”，没有龙头怎么舞龙呢？孩子们看不到舞龙，都挺难受！

有一天，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：农民起义军攻打龙岩失败了，官兵们抓到好几个农民义军士兵，枭首示众，其中一个便是龙头叔。

邓子恢的父亲得知这一噩耗，仰天长叹：“巨龙无首，苍天何忍！”

过了一些日子，邓子恢看到父亲的心情稍微平静了，才把他想了许久的问题提出来：“爸，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住在哪里？您看见过龙吗？”

父亲告诉他，龙是天上的神灵，它会呼风唤雨，浑身带着雷和电。它温和的时候，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的好光景，造福人间；它发怒的时候，却又是雷电交加，暴烈凶顽。父亲看着儿子听得入神，莞尔一笑，说道：其实这只不过是人们的想象，宇宙中间并没有什么龙，谁也不曾看见过。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龙的传说，那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化身。早年的太平军，今天的农民义军，还有咱们的龙头叔，他们都是生龙活虎的人，他们都有龙的精神。

父亲说罢，提起毛笔，在纸上写了一个“龙”，说：“这就是‘龙’字。”

邓子恢歪着头注视这个“龙”字，眼前又浮现出龙头叔舞的那条龙。他问道：“爸，我是属龙的吗？”

父亲沉吟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“对，你是属龙的！”邓子恢高兴得笑了。其实，他并不属龙，这不过是父亲“望子成龙”的愿望罢了。

好 妈 妈

邓子恢的母亲是个勤劳的农村妇女，许多农活她都拿得起放得下。家里的事，全靠她一人担当。邓子恢还在襁褓之中，母亲就背着他上山砍柴，下地干活。他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长大了。六岁那年，父亲开始教他识字，读书。父亲是个乡村教师，还懂得医道，乡亲们都说他是个有学问的人。邓子恢是长子，父亲管教很严，每天规定的功课没有做完就不准出去玩。那时的书不是《三字经》，就是《幼学琼林》之类，枯燥无味。邓子恢天资聪敏，虽然对功课不感兴趣，但还是按时完成了父亲布置的作业。

母亲识字不多。她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。不过她看到丈夫把儿子关在屋里读书，象笼中的小鸟儿，怪心疼的。所以只要儿子做完功课，她总喜欢带他上山。渐渐地，邓子恢学会砍柴了，肩上挑起一副小柴夹，腰间挂着一把小柴刀，脚蹬一双小草鞋，走在

山间小路上，灵巧得象一只小鹿。

高峻的大山，茂密的树林，比起父亲的书斋，简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。树林中有许许多多会唱歌的鸟儿，那羽毛五颜六色，十分好看。还有小松鼠，小猴子。要是运气好，还可以看见黄鹿飞快地从你面前蹦蹦跳跳跑开去。到了春天，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，芳草如茵，青翠鲜嫩，牛铃儿梆梆地响；夏天，是割松脂的季节，松林中飘散着松香的芬芳，长尾巴的松鸡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在树林里悠闲地散步，见到人都不怕生；秋天，乌柏树叶红了，野柿子树上挂满了果子。那果子是青黄色的，还没熟，咬一口，又苦又涩。可是孩子们早等得不耐烦了，纷纷上树摘野柿子。邓子恢也总是早早地侦察好“目标”，到了他认为该采摘的时候，就拉着妈妈往那“目标”走去。到了柿子树下，他让妈妈在树下等着，自己“唰唰”几下爬到树上，摘到柿子一个个往下丢。妈妈笑着，跑着，拾都拾不过来。妈妈累了，坐在地上看着他。

“今年柿子又多又大。”妈妈高兴地说，“咱们把柿子放在米缸里，过七、八天就熟了，又软又甜。”

“我要挑最大的给妈妈吃。”邓子恢大声说。附近一只聪明的八哥也学舌说：“给妈妈吃，给妈妈吃！”

他和妈妈快乐地大笑起来。邓子恢说：“我要把最

红的给妹妹、弟弟，最软的给奶奶和爸爸。”

妈妈说，还要想到邻居的小朋友，让大家都能吃到熟透了的野柿子。邓子恢张大眼睛望着妈妈，不说话了。他心里很难过：是呵！我怎么没想到把柿子分给别人呢？他立即欢快地摘起来，一个劲地往下扔，直到妈妈说：“够多了，别摘了。”他才滑下树来，和妈妈一起拾。

苦 女 人

那一年冬天，有一回邓子恢和妈妈上山砍柴，回来的路上，遇到一个形容枯槁的女人。她挺着个大肚子，背着一捆干树枝，在山路上艰难地走着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邓汉牯的老婆赖六妹——一个受人欺凌的“家鬼”。

传说这种人鬼魂附身，谁同她接触就会生病倒大霉。她拿糖给孩子吃，那孩子就会肚子痛。受到“家鬼”殃及的人得了病，就要把她家的门槛砍下几片木头来煎水，当药喝下去才会好。有一天，邓子恢从赖六妹家经过，他好奇地看了看她家的门槛。果然，赖六妹家的门槛已被砍得凹下去一大截了。他心里不明白，这个赖六妹以前和妈妈一样，是个好人，怎么一下子变成“家鬼”了呢？

这时，邓子恢看到赖六妹站在路旁，眼窝深陷，眼

里露出哀怨的神色，愣怔地望着他和妈妈。

还是妈妈先开口：“六妹，你怎么还……”

赖六妹说：“我有丈夫，有孩子，有家，我也是个女人呀。我是人，不是鬼！那个邓老爷要害我，我死了也要咬他一口！”

赖六妹说罢，转身沿着一条小路蹒跚走去，那条山路一直延伸到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，路旁搭着一间孤零零的草寮。邓子恢望着她的背影，直到她走进那间草寮。他回过头来，只见妈妈抹一把眼泪，长叹一声：“苦命的女人呀！”

邓子恢问：“妈，她就住在那间草寮里吗？怎么她一个人在山上住呢？”

母亲告诉他，地主邓老爷要欺侮赖六妹，被她打了一个耳光，赶出门去。邓老爷怀恨在心，就到处散布谣言，说赖六妹是“家鬼”。现在她快要生孩子了，邓老爷又唆使邓氏族亲不让她在家里生孩子，说是“家鬼”生下的孩子也是“家鬼”，就把她赶出来了。

邓子恢一听，忿恨地问，邓老爷这么坏，为什么大家还信他的话？母亲说，他有钱有势，他说谁是“家鬼”，谁就是“家鬼”，就要永远受人歧视。邓子恢又去问父亲，父亲摇摇头说：“这是愚昧！”邓子恢虽然不太理解父亲的话，可是他见父亲很生气的样子，便不

敢再问。他认定，赖六妹是含冤受屈的，邓老爷是大坏蛋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夜黑风高，灯火在寒风中摇曳不定。邓子恢坐在灯下，他呵了呵冻麻的双手，拿起毛笔照着字贴写大楷。突然有人砰砰地打门：“邓先生，邓先生，我老婆要生孩子了……”

邓子恢的父亲连忙开门，一个大汉随着一阵寒风卷进屋里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……我去叫接生婆，她不去。我只有求你了，邓先生，我老婆是苦命人呀！”

“走！”父亲不假思索，提起药箱就要出门。

“你等一等。”妈妈拿了一条长长的围巾走到爸爸跟前，给他围上。她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，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“好吧。”父亲同意了。

那汉子点起火把，口里不住地说：“邓先生，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德。”说着，他高高举起火把，领着邓先生夫妇，匆匆向山里走去。

邓子恢站在寒风中，目送着那一支忽明忽暗的火把。奶奶喊他进屋。她抖着双手把大门关上，然后转到神龛前烧香……

过了很久很久，父亲和母亲才回家。奶奶去开门的时候，邓子恢看到那汉子象木头似地站在大门外，手里

举着的火把已经烧得差不多了，他还高高地举起，给邓先生夫妇照路。父亲哀叹着向他说：“回去料理后事吧……”

“六妹死了也好，人不人，鬼不鬼的，活着也受罪。”汉子泣不成声。他的声音连同他的身体在夜风中战栗。

赖六妹死了。是把人当成鬼的黑暗社会把她逼死的。这件事，在邓子恢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“妈妈，杜鹃花开了！”

邓子恢十二岁那年，母亲因劳累过度，得了一场重病，卧床不起。父亲收集所有的秘方良药给妈妈治病，都无济于事。邓子恢每天为妈妈熬药，喂药，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榻前。有一天，妈妈把他叫到跟前，伸出枯瘦的手抚摸着他的头，伤心地对他说：“妈妈怕是好不了了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带好弟弟和妹妹……”妈妈哭了，她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她的孩子呀。

“不，妈妈会好的。”邓子恢含着泪花，抓住妈妈的手，说，“等你病好了，我上山去摸土蜂窝，挖土蜂卵，炒给你吃。土蜂卵就象炒花生仁一样，又油又香，可补身体呢！”

妈妈听说他要去摸土蜂窝，忙不迭地说：“傻孩

子，可别去摸土蜂窝，被土蜂蜇了，头肿得象斗大，你……”妈妈说着，喘得透不过气来。

邓子恢连忙轻轻地拍着母亲的背，哄着妈妈：“那我下河摸鱼，给你煮鱼汤。”

妈妈凄苦地笑了笑，摇摇头。忽然，她问道：“孩子，杜鹃花开了吗？”

“妈，杜鹃花开了，我去给你采一束来！”邓子恢知道妈妈喜欢杜鹃花，拔脚就往后山跑去。待他采了一束红艳艳的杜鹃花回来，妈妈已经离开了他。

以后的日子更艰难了。邓子恢常常梦见和妈妈一齐上山去摘野柿子，去砍柴。现在，妈妈走了，走到那遥远的世界去了。失去了母亲，邓子恢童年的幸福生活也就结束了。那时，邓子恢的父亲已经在邻村的桐岗小学任校长，他把邓子恢和弟弟带到桐岗小学去读书，八岁的小妹妹就留在奶奶身边。

一个礼拜六下午，父亲照例带着两个儿子回家，和孩子的奶奶度过周末，以免这个失去主妇的贫寒的家庭过于凄清。一踏进家门，邓子恢看见奶奶又哭了，就劝奶奶不要伤心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

奶奶叹了口气，把父亲拉到一边悄悄地说：“算命先生说，小妹生来就是克父母的命，是‘克星’，得把她送给人家。”

父亲说算命先生的话都是骗人的鬼话，听不得，信不得。女儿是亲生骨肉，怎能象物件那样，说送就送，说卖就卖！

奶奶又说，女儿家长大了横竖是要嫁人，现在多一张嘴吃饭，就多一份负担。自从媳妇离去以后，靠你一个拿粉笔的教书匠，一个月几块钱，怎能养活一家老小！

提起养家活口，父亲沉默了。是呵，孩子的母亲死于贫病交加，为求医又欠下了一笔债，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呢！

他终于屈从了。由奶奶作主，把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。妹妹被带走的那一天，村里的人都说，邓先生家的烟囱一天没冒烟……

亲骨肉就这样拆散了。若干年之后，妹妹的哭声还时时回荡在邓子恢的耳边，撞击着他的心灵。